



往事悠悠话元宵

□段春娟

元宵节,又叫上元节、元夕、灯节,这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,也是一元复始、大地回春之夜。它是过年的延续,除夕春节过后,喜庆余绪犹在,人们意兴未尽,在元宵节又掀起一个庆祝的高潮。

若说春节习俗重在系列祭祀礼仪,那么元宵则重在“闹”字,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,闹他个三天三夜。邓云乡先生在《红楼风俗谭》中言及元宵习俗,用了一个词“金吾不禁”,“执金吾”,古代官名,专司打更敲鼓、夜晚巡逻,以禁夜行。元宵节前后三日,开禁,值夜的人放下责任,啥都不管了,一任老百姓去闹。元宵节是中国古代民间“狂欢节”。

“五子闹元宵”是民间艺术常见题材,凸显一个“闹”字,整百个孩子,千姿百态,各种闹法,舞狮子、耍龙灯、踩高跷、跑旱船、猜灯谜……与此同时,商贾云集,遍布街衢,说不出的热闹繁华。

清人让康所编《春明岁时琐记》,记载了当时元宵盛况:“正月十五为上元节,祭神以元宵为献,俗谓之灯节。三街大市,前后张灯五夜。……此五夜,凡通衢委巷,灯光星布珠悬,皎如白昼,喧阗彻旦。人家铺肆,筵乐歌吹。市食则蜜食、糖果、花生、瓜子诸品果蔬。王孙贵客、士女儿童,倾城出游,谓之逛灯。车马塞途,几无寸隙。茶楼则低唱高歌,酒肆则飞觴醉月、笙簧鼓乐、喝彩狂呼,斯时声音鼎沸,月色灯光,而人不觉为夜也。”

南宋辛弃疾之《青玉案·元夕》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,风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”亦见流光溢彩,鼓乐箫歌,表面看一派歌舞升平气象。闹元宵习俗大概也与有宋一代的市井繁华有关系吧,这是我的猜测,并无根据。

直至正月十七,落了灯,撤下过年祭祖敬神的案供,年也就算过完了。东风送暖,春回人间,生活恢复至原有秩序,开始一年当中新的忙碌了。

过年不只限于除夕、元月初一(春节)两天,而始自腊八,延至元宵,几近两个月时间。正是冬藏已毕的农闲时分,又值大自然由极寒向阳春的过渡转折期,在这样一个特定时间段举行系列仪式,庆祝一年来的顺遂平安,表达对未来的美好诉求,祭奠先祖,慎终追远,融寓教于乐、调整休息为一体,实在各种意义都有了。节日习俗,承载着中国古代先民了不起的生活智慧,“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”(汪曾祺语),是自然与人文的统一。

思绪悠悠,不觉又想起儿时元宵节,则又是另一番情形了。

元宵节是灯节,是挂花灯的日子。可我们小时候是没有花灯的。母亲会用豆面捏成各种形状的灯,猪、鸡、羊、狗、蛇等,

十二生肖的灯差不多都有。一般是在动物的背上因势随形地捏出个长方形的边沿来,算是碗儿,可以盛上点蜡烛油,中间插上灯芯,点上就可燃烧一段时间。

母亲会嘱咐我和弟弟,拿着豆面小灯到处照照,猪圈、鸡窝、粮囤,以祈愿来年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。那时候村子里还没有安上电,豆面小灯在院中、厢房中荧荧亮着,一跳一跳的,说不出的美,说不出的神秘。

等那点烛油燃尽之后,灯就灭了。母亲会把蜡烛油燃烧过的地方切掉,剩下的还要再吃呢。一般是切成片,放到大白菜里炖炖。那豆面片有点面、有点香,还是挺好吃的。

过元宵的时候,母亲还要做几个大花馍,我们那里叫“圣虫”(谐音“剩虫”)。模样活灵活现,是盘在一起的蛇的形象,身上压上花纹,有蛇形的头,嘴里要衔着切开的枣片,那是舌头。这“圣虫”是要上供的,也取有“剩余”的寓意,年年有余。想来传统农耕时代,家家户户是没有多少富余的,青黄不接倒是常态,年年有余就变得那么令人渴望和期盼,遂演化成一种集体的民族心理。鱼因与“余”谐音,也成了美好的象征。年画中,穿着肚兜儿、抱着一条比人还大的鱼的形象,是多么喜庆和深入人心啊。

没有花灯,没有灯会。农村的娃见过什么呢。

记得后来上了大学,有一年寒假是正月十五之前就开学了。在我上学的聊城市中见到一些花灯,那应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花灯。那些花灯的样子很古典,并不花哨,就是想象中的样子。当时是和谁一起专门去看的,还是偶然路过,都已经不记得了。时间过得好快,大学毕业都三十年了。

小时候没有花灯,我们玩滴滴金儿。滴滴金儿不响不爆,只喷金灿灿的火星子,应该是不值钱的,哪家都会给孩子买几把。用纸卷着点铅笔屑样的黑色粉末——至今我也不明白那是什么成分,圆珠笔芯般粗细,一排来长。一头是空的,用手捏着,另一端点上,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。有时候很多孩子在一起玩,手里都拿着燃烧的滴滴金儿。飞舞着,划圈,举起跑着,像长龙。夜那么黑,滴滴金儿那么亮。真快活。

有一年元宵节,傍黑天了,我把滴滴金儿贴在大门两边过道的墙上,贴了两溜,就等着小弟回来,我们好一起点上。左等右等,小弟不来。等我再一次出门看时,小弟回来了,头上扎了一圈绷带。我哇地哭着跑回家,告诉母亲,小弟头破了。等问明白小弟的头是让小松打的,我疯了一般跑到小松家门口,等着小松回来,好堵住揍他。打仗亲兄弟,一点不错。那个元宵节我不记得是怎么收场的了。

一转眼,四十余年过去了。

(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山东财经大学)

月光不曾问归期,灯火永远待归人。

当元夕灯火漫过天际,总有一缕月光悄然缝补着人间的离合悲欢。今夜,古老的月光漫过手机屏幕的蓝光,糯米香混着咖啡的气息在钢筋森林里游荡。元宵节是千年灯市与当代烟火的无声对话——青砖巷口褪色的灯笼穗子,正与写字楼顶的霓虹灯牌共悬同一轮圆月。元宵节也是光的辩证法:豆面灯里摇曳的烛火与泉畔的激光秀同频共振,渔灯节祭海的腰鼓声与写字楼加班的灯光交织成现代人的精神潮汐。父亲扎的竹篾灯笼与LED灯带装饰的树木,都在完成同一种文化叙述:以光的容器盛放乡愁。

当十二生肖灯化作手机里的AR动画,当猜灯谜变成朋友圈的像素游戏,我们仍在汤圆的浮沉间打捞着文化基因的糖芯。那些沉浮的汤圆何尝不是一枚枚微型月亮?今天的我们,正以新的平仄续写这卷流动的史诗——所有对传统的回望,终将成为未来的乡愁。

灯笼,聚拢那一团光

□施永庆

红灯笼亮起来的时候,整条街都醒了。傍晚,在凛冽的寒风里归家,看着一盏盏大红灯笼挂满小区入口,照着红红的春联,心里就有淡淡的温情浮现。春节刚过,上班复工后没几天,元宵节就到了。红灯笼照耀下,“谱出太平新景象,六街灯火管弦声”,几个孩子提着小花灯在疯跑,笑声里皆是喜庆和祥和。

想起了少时跟着父亲去挂元宵节灯笼的情景。在大院里,父亲带着几个小伙子,架起人字梯,将一盏盏红灯笼用绳索串起来,挂到街道的两边。检查完电线电缆电路后,一声令下,电闸推合,满街的灯笼同时射出温暖的光,照得我眼花缭乱。在这一排排巨大的红灯笼下,就是各种各样、大小不同的花灯。眼馋伙伴们手里提着的八角灯、鲤鱼灯,还有眼睛会动的兔子灯,我便向父亲索要。父亲早有准备,拿出一盏走马灯,组装起来。他粗糙的手指灵巧地摆弄着,小心地把蜡烛固定在底部,“嗤”的一声点着火柴,蜡烛的火苗上冒出一股青烟,灯笼内的纸轮就转了起来,带动两只小鹿你追我赶。灯光晃动着,父亲脸上的笑意忽明忽暗。

母亲在厨房里煮汤圆,氤氲的热气模糊了窗上的剪纸。我偷偷溜进去,看她将糯米粉揉成团,再搓成一个个圆滚滚的小球。汤圆在沸水里沉沉浮浮,像极了天上的满月。母亲说,吃了汤圆,一家人就能团团圆圆。我狼吞虎咽,快速吃完一碗汤圆,就提着走马灯,冲出了家门……一个底座,一支蜡烛,放射璀璨的光芒;几根竹篾,一层薄纸,聚拢起光和热的同时,也挡住了外界的寒风,照亮了脚下的黑暗。父亲给了我一盏灯笼,照亮了一个孩子寻找快乐的道路。

灯笼其形与意,着实有着中国式的哲学境界。我觉得,灯笼的发展演变史就是一个“以之解忧”的神奇寓言。关于灯笼最早的记载是,汉明帝敕令正月十五夜在官廷和寺院“燃灯表佛”。这一做法逐渐演变为民间的观灯习俗:唐朝皇室上元灯节在高山上放置百枝高八十尺的灯树,“光明夺月色”,倡导与民同乐;宋徽宗将数以万计的彩灯堆成“鳌山彩灯”,明朝朱元璋建都南京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数万支。永乐年间,午门立灯柱,华门外设灯市,现在北京仍有“灯市口”街名。皇帝还有诏令,自正月十一起百官赐假十天,以度佳节。从点灯以驱黑暗,到大众同乐祝福岁月,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聚拢这一团光,以喜庆的纹饰、精巧的造型、吉祥的寓意,诉说着华夏民族追求亮丽辉煌、喜庆欢乐的愿望。

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,明月逐人来。”唐朝的诗意穿越时空而来,如今,济南趵突泉公园每年的元宵灯会便是这一传统的延续。与普通灯会不同的是,这儿,欢乐的泉水、古朴的亭台楼阁与

精致的灯笼交相辉映,将古色古香的景致装点得更加温馨而浪漫。灯笼上的图案栩栩如生,或淡雅山水,或民族风情,或老街旧巷,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。最令人心动的是,趵突泉的三股泉水,在这节日的夜晚似乎也更加欢腾。泉溪如流动的星河,倒映着一盏盏灯笼的光晕,虚实之间美轮美奂。可以说,泉水间的元宵灯会,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盛宴,更是心灵的慰藉,让人在忙碌与喧嚣之外找到一片宁静与美好。

那一年,随妻在招远岳家过年。岳家是典型的胶东农村四合院,有着巨大的锅台、热烘烘的土炕和红红的春联。大年三十早上,岳父完成供奉祭家堂等仪式的同时,在大门两侧挂上了两盏崭新的红灯笼,直到元宵节过后才取下来。我注意到,大门两侧门柱上两截凸出的木料是专门留出来挂节庆灯笼的。夜晚,灯亮的时候,吉祥的红色照亮了旧宅,也照亮门前来往的行人和一大早拜年的乡亲们。而我的孩子,如我童年一样,提着一盏灯笼。灯笼是亚克力材质的,内有电池,一拨开关,红光就在地面上勾勒出“汪星人”的卡通造型,晃动灯笼,忽大忽小的“汪星人”就满世界乱窜,逗得孩子“咯咯”地笑。

如果孩子提时提着灯笼在彩灯和祈祷中行走,是为了满足探寻世界的好奇与快乐,那么,家门口红灯笼恒定的光芒,又是怎样的祝福与等待?

我想起了海边的放渔灯。每年的正月十三、十四,胶东半岛的莱州、蓬莱、黄渤海新区等沿海渔村,有着过渔灯节的传统。渔民们用苹果、胡萝卜做成渔灯,送到船上和海边点燃。苹果寓意平安,胡萝卜色泽金黄,取意财富,他们相信,鱼灯能够引导和照亮海上渔民回家的路。如今的渔灯节已经成为盛大的节日,数百条渔船齐聚码头,渔民们腰鼓秧歌、舞龙舞狮,祭海送灯,祈愿丰收。

元宵佳节,不仅仅只有大地和海岸的璀璨灯火。有一年元宵节,经过一座水库,远远地看见半空中有着三三两两飘动的红光。靠近了,原来是一群年轻的男女在湖边放孔明灯。走近一看,他们正在灯笼纸上写下心愿。借着微弱的烛光,我看见了那些若隐若现的字迹:有的祈求金榜题名,有的盼望爱情到来,还有的只简单写着“平安”二字。一盏盏明灯在湖面上拖拽出彗星尾巴般的亮彩,缓缓飘向夜空,像是撒向夜空的种子,带着温暖和力量,穿越黑暗,照亮前行的道路。

夜渐深了,红灯笼依然亮着。步行街的小摊飘来阵阵馄饨的香气,老板掀开锅盖,白茫茫的蒸汽便腾空而起,与灯笼的光晕交织在一起。我站在街心,看着满街的红灯笼和LED灯带装饰的树木,忽然觉得,这满城灯火,不正是夜的眼睛吗?它们温柔地注视着人间,将这举国同庆的日子,照得更加温暖而明亮。

(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